

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謚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
授郡守子汝南梅頤字仲眞眞爲豫章內史迷於
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今
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著
必爾東樹按前疏引史記孔子世
魚伯魚生伋伋字子思子思
自是冲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孫
陋也

援鶉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14

徐德明 吴平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14

學苑出版社

姚
范
撰

援
鶉
堂
笔
记

五十卷
附勘误

姚范（1702-1771），字南青，号薑坞，初名兴涑，字已铜，安徽桐城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充三礼馆纂修。早岁归田，专精修业。文章沉邃幽古，长于考订，所见多前人所未发。有《援鹑堂诗集》、《援鹑堂文集》等。

《援鹑堂笔记》五十卷，为其自壮至老，校勘群书之心得。分作四部，凡经部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史部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至唐书》、《五代史至明史》、《别史传记》，子部有《老子庄子荀子吕览淮南子》、《杂子家》，集部有《文选》、《楚辞文心雕龙王阮亭古诗选》、《韩昌黎集》、《王荆公诗集》、《杂家集》、《文史谈艺》、《杂识》等。凡坠简讹音，乖义谬释，一一是正。其用力勤，而所得多，时人比之王应麟《困学纪闻》。因系校勘群书，原不希著述，歿后学者借钞，致多散佚，原书竟被人所窃。赖其曾孙姚莹多方搜集，于闽中刊行，既非足本，又失于校刊。至道光十六年，由方东树重新校刊，刻板行世，是为善本。

有道光十六年（1836）姚莹校刊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次影印用道光十六年刊本。

援鵷堂筆記

援鵷堂筆記序

近世以古文名者莫如姚耶中姬傳先生余讀惜抱盛推其伯父蘆塢先生先生曾孫石甫司馬刊其援鵷堂筆記五十卷貽余乃知先生學術精博性情和粹嘗戒學者以考據証宋儒凡經史百家爬梳剔抉條貫出之雜錄遺聞皆資考鏡其著述殆可與王厚齋比厚齋之困學紀聞要百年始得閭微君百詩校定雙注而諸儒附益之先生潛則而君植之爲之校勘亦爬剔抉多所發明其用力亦勒矣觀古之讀書者或異於是若武侯但觀大略淵明不求其蓋以用世而感激馳驅避世而沉冥翰晦彼其所志者大誠不暇求詳於此亦其時勢使然也若乃際承平之運無委寄

援鵷堂筆記序

之權以其從容之歲月發千古名山石室之藏則必析疑義於豪芒證遺文於荒陲抉先聖之精神擴後賢之靈智沉潛反覆而書中之義且日出矣豈得以二公爲藉口哉然此要非俗儒所知也夫俗儒之所爲有數端或鄙陋而無稽或穿鑿而妄作或浸淫於異教或涉獵其浮華誠得如先生者以提唱當世則凡世之貌爲讀書而誤於歧途者庶乎其知所悔哉然則先生之書宜耶中爲之推崇而司馬之所由亟欲表章也

道光十有六年丙申春正月柳李後學沈維鐫謹授

鶴堂筆記目錄

桐城姚 範南青

經部

周易一卷

尚書四卷

毛詩一卷

周禮一卷

儀禮一卷

禮記一卷

春秋左傳三卷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一卷

援鶴堂筆記目錄

論語孝經爾雅 子一卷 易林等附

史部

史記二卷

漢書十卷

後漢書三卷

三國志三卷

晉書至唐書一卷

五代史至明史一卷

別史傳記一卷

子部

老子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子 續編

雜子家一卷

集部

文選三卷

楚辭文心雕龍王阮亭古詩選一卷

韓昌黎集二卷

王荊公詩集 續編

雜家集一卷

文史談藝一卷

雜識五卷

續編一卷

援鶴堂筆記五十卷 鄉先生薑塢姚編修之言也先

援鶴堂筆記目錄

生早歲歸田專精修業自壯至老未嘗倦怠其所校

閱羣書包括古今探纂雅故凡壁簡編音乖義謬釋

一一或正或錄記上下方或籤片紙簡中反覆書之

旁行斜上朱墨狼藉然第自求通貫不希著述歿後

學者借鈔傳寫致多散佚或并原書爲人所竊今其

存者纔能過半又頗顛倒脫爛不可識辨先生曾孫

瑩前仕閩中始輯而刻之名曰筆記本其實也惟閩

中之刻既非足本又失於讐校訛誤實多及茲移官

江左亟事改補以樹粗堪盡心過蒙誣諉於是遂其

商榷隨文究尋鼻以部居檢校本書足得依據整齊

首尾標疊章句乃定著爲此編微言奧旨昔人未宣

眇識精解當年罕對後有作者斯知爲貴道光乙未冬十月邑後學方東樹謹識

接鵠堂筆記目錄

三

接鵠堂筆記卷第一

周易

正義序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馬嘉運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按宋史王昭素傳以王韓注易及孔馬疏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馬即嘉運也然未有書

周易八論 第一論易之名引周簡子按周宏正證簡子周捨亦證簡子此所稱宏正也宏正有周易講疏十六卷

第二論重卦之人按論衡正說篇云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

接鵠堂筆記一

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按山氏疑誤據正義前引世講疑黃帝曰歸殷人因之曰歸藏藏也然論衡本重出烈山無別本可校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象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眞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眞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

伏羲用著卽伏羲已重卦矣按顧野王上玉篇啟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爻則以六爻爲蒼頡所畫矣未詳所出樹按向書正義引說卦繫辭鄭註謂伏羲用著而蒼矣伏羲有蓋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卦卦乎是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鄭學之徒並依此說據藝文志則前此劉歆班固亦同鄭學

第六論夫子十翼按十翼之名未詳所始陸氏釋文云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按漢書無此文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釋文曰先儒說重卦及爻辭爲十翼不同解見余所撰易疏按陸氏易疏今不傳而孔氏所云數十翼者亦有多家今竝不可詳也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卷第一按凡毛氏諸經標題類不盡一

援鶉堂筆記

三

或云某經正義或云某經註疏或云兼義其前序或云正義序或云註疏序豈有唐宋人而統漢人名註疏序者又何氏公羊解詁而云註疏凡此皆沿舊刻之謬東樹按盧氏文弼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錙矣南宋後又附釋文於經疏間而陸氏所作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鉅錙益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阮氏元疏北宋皆有鐫本南宋時所刊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疏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皆糾輒以後所爲而北宋無之也紹興初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後來兼義註疏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此則先生所談於毛本毛氏又曰今世所行不外閩本監本毛本水出於監本監本出於閩本閩本出於宋兼義附釋音十行本閩監二本鐫字略少脫簡特多毛本則於其錯字脫簡一

仍舊式不敢改易後來坊間又將毛本重刊則說脫益多悞
按孔氏本曰正義宋本於注下題一疏字其下接正義曰又
錢氏又賈氏周儀二禮不名正義今亦題正義此皆謬也又
錢氏又賈氏周儀二禮不名正義今亦題正義此皆謬也又
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贊校錯本書散放翁曰近世士
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又宋吳明可言傳書爲極難當官事
易集而無暇自校委之他人孰肯盡力轉以誤人不如其已
哭綴論修書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顧亭林論十三經
脫誤以爲秦火所未亡而亡於監刻又曰士大夫歷官任滿
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珠不堪讀朱平
涵曰翻刻古書最是難事刻一番錯一番抱經曰傳布古書最
美義理而惟宋本是信不可解也盧抱經曰傳布古書最是
美事惟萬不可妄改以余所見詩書史漢宋明以來屢有更
張此甚非也又言刻書之弊真偽不分雅俗不辨又云毛斧
季過於信宋本於其字之沿宋體者亦復規規然從之此誠
上可不必也阮氏元曰凡宋本之無識於題篇分卷多不措意
相沿已久逮難更易而張洎岳珂
以諸儒校記之勤益可寶貴矣

唐孔穎達正義 按高宗時嘗令崔義弼討論五經正義與

援鵠堂筆記

王

諸博士詳論是非事竟不就見舊書本傳樹按此條日知錄引新書本傳言之
 乾元亨利貞疏引子夏傳隋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
 傳殘缺梁六卷樹按隋志此注唐志周易卜商傳二卷李鼎
 祚集解亦載之範按漢志無此史漢儒林傳亦無子夏受易
 事毛奇齡易小帖云杜欽字子夏疑子夏爲欽也余謂杜欽
 無傳易事儒林傳沛鄧彭祖字子夏受易於五鹿充宗此傳
 或出於彭祖也陸氏釋文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傳錄
 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馭臂子弓作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
 人釋文鄧彭祖字長夏未詳孰是

劉知幾傳已云易無子夏傳

當時亦從之。陳氏書錄解題云有孫坦者爲周易析經謂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按孫坦周易析經首云子夏言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始釋然陳氏曰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按坦所稱子夏杜鄴也與毛之謂杜欽異

易疏引褚氏莊氏褚仲都見梁書全綬傳隋志有梁五經博士褚仲都周易講義十六卷莊氏未詳

初九潛龍勿用疏引張氏曰按唐志張譙講疏三十卷本傳亦云

然此之理皆可也按然字經疏多作如此義不作轉語蓋

樓鶴堂筆記一

唐人語若是李善文選注多如此聘禮記云然而不善乎喪服記然孝子哭在阼階之下西面皆同

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按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引疏皆變下有字

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艮之八及康成注易云云据疏則易爲卜筮而作先儒已有成說後人端以攻

朱子何哉

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按柳書遇作過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云云按七八九六之別揲之而後有其數耳其著於簡者但有陰陽何由而定之爲七爲八乎質文之說尤謬以數之多少而爲質文耶七少於九八多於六何以

言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惕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自來皆以若厲爲句朱子始以若字絕句後人猶以爲誤似朱子都不見前人章句及諸文篇者已惟淮陰間若據後文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之文則朱子本義得之又按蘇氏易解已如此讀程傳亦同頃思同命休惕惟厲之文正晉人習其舊讀而襲之也

屯彖辭宜建侯而不甯按禮記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疏云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甯據此則易而字有讀爲能者矣今易

樓鶴堂筆記一

五

疏無之禮記取于熊皇二家當時於易或有作能然不可通蒙九二疏王氏曰按凡疏于注文例不書其氏此云王氏曰者疑誤不則前人義疏解各家之說孔疏仍之不復剷去三字也

師初六否臧凶釋文否音鄙惡也注同馬鄭王肅方有反隱十一年傳師出臧否亦如之宣十二年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陸皆音鄙杜注否不也則音方有反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注茅茹以類貞而不詔則吉亨玩注似于以其彙貞絕句

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李善注文選六代論引鄭注曰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曰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

繫于植桑不亡也

豫九四朋盍簪注盍合也簪疾也按朱子本義盍簪之解本于侯果魏晉講此同于王氏如東哲元居釋有云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是也唐書馬懷素康子元傳俱作侯行果權德輿為李吳墓誌亦有閑懷盍簪語似同侯解

賁六五疏輔嗣之注全無聘賢之意云云按皇甫謐傳束帛箋賁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又張平子東京賦聘工圍之耿潔善引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正圓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此二條可證疏說之非

萃初六若號一握為笑按釋文若號絕句戶報反如孔疏似連下為句

援鶴堂筆記一

六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注云為斯賤之役蓋以斯為斯疏云為斯卑賤之役以斯為此失之矣

周易繫辭上第七 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正義按康伯名

伯前注既標王弼則此亦當云韓伯矣隋志云晉太常韓康伯注繫辭二卷唐志易類云王注韓康伯注十卷皆誤也

正義非出一人之手以疏與注者並書于下皆後世本之謬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按左思魏都賦匪同憂于有聖善注引周易王弼注曰不與聖人同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

偏于生養無擇于人物不能與彼聖人委曲同此憂之今易注無此

大衍之數五十正義曰韓氏親受業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按康伯東晉簡文時人計距輔嗣魏世百餘年矣安得親受業于王弼乎樹按王厚齋已及之

歸奇于扚以象閏疏歸之合于扚掛之一處是一揲也按程泰之嘗論是一揲也四字為孔疏之誤朱子以其論正有功於經

疏正義曰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此第九章也云云按虞翻吳時奏上所立易注云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荀謂易注上為章首尤

援鶴堂筆記一

七

可怪笑李鼎祚易傳集解亦列其注云諸儒皆上子曰為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東樹按此條當參看繫辭上章正義始明

是故易有太極按康伯之解極明似無極之辨為煩樹按此極之辨為煩非何氏誤也

是故天生神物疏輔嗣之義未知何從按康伯誤云輔嗣

說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註剛柔發散變動相和按李善注范雲贈張徐州稷詩引韓康伯注周易曰揮散也釋文亦載

之

尚書一

正義序 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按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仲遠蓋据安國序承詔作傳云云不知此爲僞序也

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按陸氏釋文云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今文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範按馬鄭所注並古文但不全耳今世馬鄭王之書不可得要之僞書二十五篇之文不必甚異以僞書襲之故也王肅注本馬融亦古文非今文其注所以與孔傳類者非肅注類孔傳乃僞孔傳襲肅注耳大約僞書僞注皆肅以後徒黨爲之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據冲遠此序是知此本出於皇甫謐而堯典疏所云鄭冲以逮梁柳諸人出於晉書實無其事無其書矣余謂此創於王肅孔猛而皇甫謐孔衍輩修飾成之家語孔衍上成帝書曰臣祖安國以經學見稱前朝得古文科斗訓傳其義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之故不記於別錄臣竊惜之按孔衍當東晉時不應於漢

援鶴堂筆記二

二

成帝時上書若云晉成則衍於大興三年卒官不及成帝也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集倚賈彪顧彪劉焯劉炫等按諸公義疏並見隋志蔡大寶附周易梁蕭督傳顧彪附隋書儒林劉炫傳集倚賈彪隋志云梁時人又按北史儒林傳序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賈彪義疏乃畱意焉又按梁書孔子祐尤明古文尚書又姜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見南史劉懷肅傳隋志又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夫鄭所說經本孔氏迨僞書出乃別鄭於孔耳

援鶴堂筆記二

二

覽古人之傳記質近用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按武成篇固有敵於我師疏云我大隋似是前人之語而未之削

漢孔氏尚書序 疏鄭元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片名故謂之贊按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疏孔君以少昊爲五帝之首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云按爲孔傳者多從左氏故以少昊爲五帝

疏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舜爲顓頊七世孫按顓頊述數之至舜纔七世舜爲顓頊六世孫史記昌意以至舜七世

蓋除本數之

疏梁主云書起軒轅云云蓋斥梁武通史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按趙岐孟子注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四四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三十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按元熊與可經說云典謨訓誥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有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此雖注家淺陋之說無關大指姑記正攝之目以資參考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篇正三十四見存三十七書四攝六十六見存二十八亡書

接鵲堂筆記二

三

三十八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三禹貢洪範汨作九共九篇彙錄謨三篇正者二大禹謨皋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彤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祖后沃丁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酒誥召誥洛誥康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將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湯誓泰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者二允征湯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賁肅慎之命

擬者六君陳君牙歸禾嘉禾成王政毫姑

孔臧與安國書曰舊章潛於壁室歛爾而見豈非聖祖之靈欲令讀明其道以闡其業曩雖爲經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按漢世隸書已行此云以今讐古之隸篆所云今者何也論衡正說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尙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時得佚尙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余向疑百篇序早出何以有孔臧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之說然劉歆移博士書亦云以尙書爲備則知書序八

接鵲堂筆記二

四

不盡見東樹按先生書說原銀脫爛疑亂其移易聯綴既非終不能還其本第舊實如此條之聯論衡一錄是也孔臧一條亦不在論正攝之下姑類附之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按漢志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儒林傳亦同是本經未全失何須口授也樹按此條本之馮班鍾吟辨尙書五疏儒林傳云時伏生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按疏增芟漢書之文似晁錯教於齊魯之閒矣疏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閒則

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或亦目暗故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按此似疑口授之說爲虛然明云失其本經豈能曲爲回護一按此與上何須口授說未定

疏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平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按史記周本紀已載泰誓董仲舒對策亦有其文疏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

援鶉堂筆記二

五

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懷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於爾時重得之按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視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五十九篇始定矣檢論衡謝短篇無得泰誓之語然云河內女子發屋得易禮尚書各一篇則得泰誓之謬充亦不能辨也房宏之說亦不詳所出後漢史亦無此事

疏泰誓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

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按而古文皆有此孔疏語張霸之書藏壁中未之前聞疏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按孔何嘗見伏生

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按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孝景前二年至後元三年十五年孝武建元元年至元朔元年十三年孝武立五經博士在建元五年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疏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

援鶉堂筆記一

本

存古爲可愛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按衛恒四體書勢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按恒所云寫淳尚書其爲二十九篇抑五十八篇雖不可知而所謂科斗書者乃由時人不知古文而名之蓋俗言耳康成云今世謂之科斗書乃指東京末時言之不應出於安國之口也卽漢志及許氏說文尙不言科斗書而曰古文又東晉辨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竹簡上兩行科斗書則武帝時不應無

知之者

後漢盧植傳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又云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按古文科斗謂字體抑古文尚書耶然疑指尚書若字體則自當屬小學不得云抑之然則所云隸古定者果可信乎其云科斗書廢已久果孔博士語耶如果當時有類古定之書藏之書府漢世言小學者何不一及之但言孔氏古文而已是古文非人所不見而安國之隸古定實無有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

援鶴堂筆記二

七

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鄭樵云古文尚書唐明皇更隸以今文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按樵語未詳所本範疑孔穎達作疏必已作楷書不待開元始改馬貴與云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書至隋唐間方顯人猶多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尙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家有異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按馬氏此說亦非作序者自云以竹簡寫之此書梁隋以來蔡邕費頤相承作疏豈猶竹簡乎此由漢人

傳古文尚書以別夏侯歐陽耳不聞仍作科斗書也

疏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云云按兩漢凡云史書皆胥史之書卽隸不如顏監章懷注云史籀之書也

魏書江式奏請撰集古今文字表云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以類編聯其所云孔氏尚書式尙得見耶東樹按祖文式傳亦同疑祖上脫一文字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按安國以伏生之書定古文其增多之篇未識何以定之益知隸古定之說不足信也又隋志云濟

援鶴堂筆記二

八

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不知古文與伏生相合五篇何篇也又按史記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固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起其家逸書索隱於此斷句非也逸書屬下讀起家云者何配膽以爲別起經師家法其說爲允此與起家仕宦義殊樹按此方望溪說尙書凡見於史記者皆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而卽以詁訓易經文也

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六句言號令於眾必須眾皆易曉非艱晦其辭旨者也而書或信屈聲牙讀者不易知要之於古皆方言也爾雅詁訓乃所以解古今語耳今所云艱僻難通古則上下皆曉者也按志此語當屬劉歆之舊而班志

仍之則所謂古文尙書者正須爾雅詁訓而後通豈今之文從字順者乎毛奇齡於朱子今文難讀古文易讀之疑及歸熙甫古今文字格製文辭不同之說皆極口狂吠豈知漢世所謂古文尙書十六篇與二十九篇文製正不異而文從字順者乃後出乎孔穎達云劉歆不見古文尙書本屬謬語劉歆極力表章可云不見乎此說雖奇齡亦不謂然但左支右吾尊崇晚山之書排詆前人以夸辯博究不可信予向讀漢志解此以補顏注後讀朱子大全集所編雜著論尙書引葉夢得曰尙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朱子曰此說是也大抵訓詁多奇澀誓命多平易蓋訓詁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眾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

援鶴堂筆記十一

九

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史官所撰摭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按夏侯陽皆不見書序伏生時疑亦未有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而後知之故史記中載之而康王之誥與顧命分爲二篇也

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疏云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安國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蓋以同序者同

卷異序者異卷按經本二十九卷則一篇一卷矣此四十六卷二十九篇與伏書同又多十六篇又序一卷疑四十六卷者如此而藝文志班自注爲五十七篇未稔所以分之孔疏云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此或然耳然班所云五十七篇正謂衛賈馬鄭授受之本尙僞孔書者所極力排斥者也而顏師古乃據僞書孔序以當之東坊門戶借西坊綽楔非其實矣十六篇者孔氏所得四十六卷及五十七篇則劉氏父子所著於七略者未審何以定之疑爲五十七篇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之文不相應此爲五十七篇一語疑後人所加

援鶴堂筆記二

十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閻氏若璣云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尙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寢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尙書範按此說誤隋志有馬融尙書十一卷王肅尙書十一卷馬融所注卽古文尙書非夏侯陽之書王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氏則所注尙書亦同馬融之古文尙書矣又按隋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余謂此非亡於亂也習之者寡耳蓋自馬鄭之學興而古文大著又頗排斥今文故其書亡而學亦幾廢矣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復以聞按漢書志雖有安

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之語然考其年歲安國實不及見巫蠱之起先卒矣班志所云特敘其未立學官之故非必謂即安國獻書之時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卯生驩漢書兒寬傳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射策爲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按張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時兒寬受業孔安國安國爲博士早亦當三十餘歲巫蠱之起在征和元年距元朔三年凡三十五年安國至此已六十餘歲太史何云蚤卒耶史公且及見其孫驩而書於世家則驩年亦非幼矣臨淮郡元狩六年置元狩六年至征和元年二十五年意安國爲臨淮太守未久即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而云安國追

援鵠堂筆記一

主

征和及見巫蠱之禍耶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史遷爲太史令在元封三年索隱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六月乙卯除據此則史公生於武帝建元六年丙午而太初元年正義云按遷是時年四十二歲據此則史公生於景帝中元五年丙申而索隱引博物志當作三十八二爲三字之誤也自序年十歲誦古文索隱以爲遷及事伏生學誦古文尙書此語謬遷固不及見伏生且古文不定是尙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皆是古文也况伏生尙書自以今文教授耶年二十講業齊魯之都疑從安國問當在此時

二十歲當在元朔乙卯

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

五郡遷奉使西征巴蜀明年元封元年報命而父談卒計史公時年當三十六至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年六十乃卒家語後序云安國者亦屬僞撰當與此書相次並出也云元封之時吾仕京師則豈謂爲臨淮太守時耶亦有不可得知之語正與此序同也後又載孔衍奏以上通考內亦竝載之

援鵠堂筆記一

主

尚書二

堯典第一 據疏堯典上有古文尚書四字

疏引康成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 後漢書桓郁傳漢明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章懷注引華嶠書以五家爲五行疑非

疏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又云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故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按此言前漢諸儒共知五十八篇闕二十四

援鵝堂筆記三

十一

篇其三十四篇卽鄭所注之書故張霸僞撰之以足其數竟似前漢之張霸預補東漢康成不足之篇紕繆可笑然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能爲古文者霸以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是霸自撰百兩篇與孔鄭之書皆無與也

疏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按古文當作今文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

援鵝堂筆記三

十二

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僞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洪範卷二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七大誥卷二十八康誥卷二十九酒誥卷三十梓材卷三十一召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範按閻氏用鄭注之尚書篇目數之不用孔穎達所言孔傳篇目顏師古引孔敘又引鄭說混而不分殊憤憤矣

疏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